

庆祝建国
40周年
上海市职工
文学创作
征文
选辑



庆祝建国四十周年

上海市职工文学创作征文选辑

《现代风》杂志社选编



上海人民*版社

B65559J

责任编辑：赵人俊
特约责任编辑：倪慧玲 宋金祥
封面装帧：张开群 蒋 伟

庆祝建国四十周年
上海市职工文学创作征文选辑

《现代风》杂志社选编

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70×1108 1/32 印张 9.9376 字数 250000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08-00782-9/I·3 定价：3.50元

庆祝建国四十周年

上海市职工文学创作征文评奖委员会

评委会主任：王耀羲

评委会副主任：邹一兵 金培奇 翁震东

评委会委员：丁锡满 史中兴 齐铁偕 李小林

宗福先 屠欣如 郑宗培 周介人

茹志鹃 赵长天 倪慧玲 曹 阳

(按姓氏笔划为序)

繁荣职工文艺创作

江 荣

市总工会宣教部、《劳动报》、《现代风》杂志、市工人文化宫为庆祝建国四十周年，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推动上海的职工文学创作联合举办了职工文学创作征文活动。由《现代风》编辑部负责编选的这本征文选刊，以各种体裁的作品，反映了广大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劳动和斗争、理想和追求、成功和挫折、欢乐和痛苦……，这本集子中被描写的主人公，有劳模、教师、企业家、科学家，也有海员、普通女工、退休工人乃至个体户，同作者一样来自各行各业，有着多彩的生活，丰富的情感。编辑同志坚持“歌颂四化、反映改革、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总体要求，同时又注意题材的多样化。我们希望职工业余作者通过自己的作品，启迪人的高尚情操，鼓励人们热爱生活、建设生活，激发大家奋发向上的精神，积极地投身深化改革建设四化的事业中。作品的艺术风格应该是多种多样、多色多彩，正如这本集子里所显示的：或质朴无华，或浓笔渲染，或轻捷洒脱……但都象一股股激流冲击在岩石上时溅起浪花，发出声响，唱出时代的声音，抒写出时代的主旋律。

我们的业余作者大都活跃在社会主义建设第一线，他们有熟悉生活、“身在其中”的优势。与专业作家比起来，这是得天独厚的，应该坚持和发扬。同时，要准确、深刻地反映生活，要求业余作者在进行文艺创作的同时，更要注意加强学习，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这次征文活动，《现代风》编辑部注意了对一些新作者的扶植

• 1 •

和培养。不少作品是编辑认真帮助作者修改的。可以说,这是工会办报刊的一个传统了。今后,应该坚持这一点,要保持和发展职工业余创作的阵地及队伍。江泽民同志在国庆四十周年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深刻吸取近几年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教训,在努力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切实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培养职工文艺创作人才,各级工会负有责任,要支持基层单位业余作者的创作活动,创造必要条件,为他们提供施展艺术才华的园地,使这支队伍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军。

征 文 上
文 学 海
选 创 职
辑 作 工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目 录

小 说

带兵的人.....	阿 庄(1)
A 厂长趣闻录.....	郑建华(13)
往事如烟.....	张建中(18)
仲记者和他的新老朋友.....	丁建平(52)
相逢温泉.....	浩 林(78)
走向那绿色的远方.....	朱卓鹏(91)
天使的伊甸园.....	王慧萍(105)
寻觅.....	潘安国(117)
醒.....	宗 洲(126)
不知其味.....	赵韩德(131)

报 告 文 学

老师.....	张健文(137)
他们没有夏天.....	徐明旭(150)
不穿警服的人民卫士.....	许基山(162)
银幕世界的异彩.....	殷慧芬(176)
复活.....	陆林森(190)

柜台出租五重奏·····	赵国平(202)
“灰姑娘”交上好运以后·····	唐小峰(215)
为了摆脱乳白色的困顿·····	戚学炎(225)
男子汉的世界·····	杨 晔(231)

散 文

我·太阳·女儿·····	刘 琦(237)
碎梦·····	沈顺辉(240)
航海人·····	徐世明(244)
深圳小趣二题·····	申 玲(249)
蕾蕾,你听我们说 ·····	邵长春(251)
中国雇员——铺路的人们·····	马志成(254)
浦江夜色·····	王世景(257)
痴情“金石”·····	乔 林(260)

诗 歌

越江之声·····	朱铁武(263)
我们的诗船,起航了 ·····	俞 聪(266)
同一个梦·····	董景黎(269)
致东方·····	喻 军(270)
在化工厂拾到的诗·····	余志成(271)
蕴藏的感觉·····	海之洲(273)
一个七岁女孩的生日·····	王为平(274)
无名小站·····	朱 闵(275)
青春断想·····	黄伟 一(276)

电视文学剧本

走出难忘的昨天 ·····	瞿新华、王力群(277)
---------------	--------------

带兵的人

阿 庄

过去的兵好带，现在的兵不好带啊！那老头又来了，站在他的病床前，怔怔地望着窗外那条波光涟涟滚动不息的黄浦江，喃喃自语着。天花板是一片寂寞的白色。他住院好几天了。听同室病友说，那老头是个老兵，早年打过仗，带过一团兵，从东北打到海南，身上还穿过七颗枪弹，为共和国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当过兵？首长。他明知故问。他也是个带兵的人，一个港区的装卸队长，手下管着三、四百人，整天忙着装装卸卸。嗨，老了，不中用啦！老头嘻嘻笑着，接着舞手跺脚，和着窗外涌进的金色夕阳，象老小孩似地跳起老年迪斯科。那年团委改选，给一个使手装的竞争对手轻轻做了一下手脚，他这个团委副书记就落选了。一气之下，他下了装卸队作最后的拼搏，想从这儿东山再起重振旗鼓。这叫爹爹舞。懂吗小青年干部。那老头自嘲着，从袋中掏出两颗雪亮滚圆的铁球，放手中来回搓着。他到装卸队后，上公交公司预订了四辆巨龙车，利用大休机会，把三百多个弟兄全带上，去锦江乐园欢天喜地地玩了一天。你在A区。老头弯腰看着他的床头卡。他点点头。那天在锦江乐园，他拿着电喇叭，满世界地叫喊：二组、三组上降落伞，一组、四组去高架滑车，五组、六组到急流勇进处集合。众兄弟一呼百应，他得到了在办公室中永远得不到的满足。我也在A区当过头儿。老头干脆和他扯起了同乡。那年还是“四人帮”时，我在那儿管生产，这可是本难念的经哪。你不用介绍我，我不用介绍你，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比什么都快乐，溜个溜她哟，她哟我哟，心儿一个嘿

嘿嘿……。那天回程车上，他和弟兄们唱起这首歌，感到心儿已贴得很紧很紧。他有一种胜利的预感，这支队伍只要他一声令下，就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大热天我上食堂检查伙食，大锅子的含盐汤上就漂着几根菜花花。我发火了。老头搬过一把折叠椅，坐在他床边，滔滔不绝地打开了话匣子：我把那个管后勤的找来，狠狠批了一通。工人在前方战高温出大力，你就让他们吃这种没油水的汤。乱弹琴！主任，实在是弄不到肉啊。那管后勤的哭丧着脸对我诉苦。吃肉，吃肉有啥用，能调动积极性。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他这个共青团出身的很清楚，时代不同了，现在要做好一个带兵的人，必须在感情上狠下功夫，建立一套新型的人际关系。好吧，我替你解决。到苏北泰县工商局找这个人，他会给你猪肉的。我想起过去在苏北打游击留在那儿的老部下，就签了个纸条给那后勤科长。带兵的不爱兵，上了阵谁给你卖命。老头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原先苍白的脸上洋溢着红润的光泽。队长，是左手拿叉，还是右手拿叉？那天他把手下的一批班头儿请到了黄浦江上的兰顿酒廊吃西餐。二组组长小黑皮好奇地问他。过不久管后勤的真的运来了二卡车猪肉，我让食堂把伙食大大地改善了一下，红烧狮子头、面拖大排、糖醋小排、茄汁桂花肉让工人吃了个够。队长来干一杯，不见底不是哥们。好！上路，今后有什么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吩咐。三组组长小四举着威士忌豪情满怀地冲他吼着。后来那几个月虽说是高温季节，可吞吐量却急起直上月月超额。几个工友看见我就打趣，老罗主任，再去弄点猪肉来慰劳慰劳弟兄们。老头点上烟，洋洋自得地吐出缕缕青烟。你没少挨批吧。他问。他知道那年头谁讲给工人生活福利，谁就得倒霉。哈哈，大不了一份检查吧。老头放声笑着，那粗犷的笑声震撼着他。好一条硬汉子。那天他这个从不喝酒的人也醉了，骑着自行车在夜马路上摇摇晃晃走S形，一进门就扶着洗脸盆吐了个翻江倒海，差点把五脏六腑也卸了出来。从这天起他才知道做一个真正的海港人做一个男子汉必须会喝酒

会骂脏话会谈女人会打捉猪猡争上游会掏心置腹无所顾忌地说真话会为朋友两肋插刀会在浴室的莲蓬头下光着身子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不回头。可金子就不会白白扔黄浦江了。你知道吗，那时有人计算过，如果有外轮压港卸不掉，赔偿的费用就等于每分钟白白地往黄浦江中扔一两黄金！老头掰着手指说着。

38 床打针！眼前晃过一张白衣护士的脸，甜甜的带着微笑。他侧过身，让她往屁股上扎针。哟，好疼。他锁紧眉头。护士走了。老头上前亲昵地拍打着他的屁股，小青年不行啊，这点痛都受不了，我们那时才真正叫苦呢。老头倒背着双手，在窄窄的病房里踱开了方步。他知道老头接着又要讲他的革命回忆录了。可他也吃过苦，只不过是年代不同罢了。当上队长后，他每天起早摸黑地泡在港区，找调度要活儿干，忙各条作业线的现场衔接，带着步话机、骑着自行车在港区的码头仓库场地上忙乎，不到三个月脸也瘦了一圈，可队上的活儿上去了。什么重点船、抢险船、赶班期的船只要他这支装卸队一拉上去就所向披靡。我们那支部队是属四野的，在野战中数老大哥。武器精良，装备苏式，当兵的又大多是东北籍，不少是从煤窑子里爬出来参加革命的，肯吃苦不怕死。就这样从东北打到海南，再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南征北战的从没吃过败仗。提起往事，老头浑浊干涸的眼神中便涌起一股难以压抑的激情。可就是在卸一条水泥船时，他这个宠儿却被全港通报批评了。过后想想，还值。一次我们还用一个连的兵力吃掉敌人一个团呢。你抽烟吧！老头递给他一支恒大牌，金色壳子，带嘴的。这是主席常抽的高档国产烟，尝尝。很难搞，还是我们副司令托人给我捎来的。那时副司令还是我们团长，我在他手下当连长。打抚顺那仗，外围线上有个国民党炮兵团阵地，一千多官兵。团长就把我找去：小罗，看着能不能用一个连把它端了。我思忖了一下，咬咬牙说好，让我试试吧。去年八月底，正遇到百年未见的高温盛暑，连码头上的水泥地都烫

得冒烟，三号泊位靠上3条水泥船。卸水泥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使。大热的天水泥沾在身上眼中，人就象火烧火燎般地难受。正巧遇上他的装卸队翻班大休。他想让弟兄们休整一下，没料到调度老董找他来了。老头直挺挺地站起，手紧紧捏着病床的铁架，小兄弟，在首长面前说试试，回去后就不能试了。我把指导员找来：指导员，咱们开个支委会动员一下吧。小江，帮帮忙，你们换一天休息，帮着拿下这条船，月度计划也能完成了。老董支上外烟敬他，让他推辞了：没门，该谁做就谁做，别鞭打快牛，我这些弟兄也是吃五谷的，得省点劲放个月使呢。后来他实在拗不过老董的磨功，好歹也带着弟兄们上了大船。不过他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每条作业线干完250吨就下班洗澡。支委会一开，没讨价还价的全数通过，我就拉上队伍上去了。先是喀秋莎火箭炮一阵地毯式猛轰，延伸射击后轻重火力又是一阵狂扫，冲锋号一响，把敌人吓蒙了，也不知来了多少天兵天将，乖乖地举起了白旗。那条白壳子的水泥船在蒸人的烈焰下发着淫威，舱里的温度高达摄氏39度。他站在烙脚的甲板上用步话机指挥着整个作业现场，还专门抽了一个组的兵力往舱里送冷毛巾和冰镇绿豆汤。结果我看了一下表，整个战斗只用了二十五分钟，说来你不会相信，小兄弟会说我老头吹牛，捉了一千多俘虏，我这儿只有一个战士挂彩，还是个轻伤号。不信你可去看《红旗飘飘》第四辑解放抚顺那一章的回忆录。那天他们也五个小时不到就拿下了计划，弟兄们汗流浹背一个个爬出船舱脱下被汗水盐花浇湿的工装裤露出油光光的脊背，穿着五颜六色的短裤衩带着肥皂毛巾奔向浴室。他望着他们的背影止不住热泪翻滚，他明白他们在为他而干而不是为那空洞的口号，他从心底里发出呼叫感谢你们好兄弟，是你们用魁梧的脊梁支撑起港区的沉重的吨位，你们是港区的栋梁是共和国的强大基石，我将永远和你们在这条老江上奋斗一辈子。那场战斗结束后，团长拍着我的肩夸我，好啊，打得真漂亮，咱们团的战史上又得加进光辉的一笔了。可他却挨了狠狠

的一顿批评，还差点扣去全月奖金。那天港区早晨生产交接会上负责生产的一把手瞪着大眼训他：一队那个小江呢，谁让你 20 分钟的高温休息都不叫停，出了中暑事故你担当得起吗！他心里明白那天正好局防暑降温检查组上现场抽查，12 点全港都工间休息，只有他那条船马不停蹄给逮着作为典型通报全港。几十双眼睛跟着主任的话如胶似漆地一齐粘在他脸上。他低头不语一个劲地抽闷烟，只有调度老董踢踢他的脚扔给他一张条子。他打开一看烟消云散满面笑容：朋友这次让你委屈了，下个月弄几条好船给你补补身子。开完会他一把抢过老董还在吸的半支烟笑咪咪地说：老董，朋友交得深，香烟吃半根凭你这句话再弄几条水泥船，我，小江为你做死做活也心甘。就在那场战斗后我升了营长，小青年干部人生就是一场冒险的搏斗，平平稳稳是没有大出息的。老头一边号着自己的脉搏，一边总结着历史经验。

中午的阳光顺着窗沿悄悄爬下，照在他那些弟兄们送的一大堆苹果、生梨、桔子、麦乳精、蜂皇浆上，飘溢出一股诱人食欲的清香。他知道连护士都对他觉得奇怪，他只不过是港区的一个小小装卸队长，可每天却有一大帮子弟兄们拎着水果、补品，川流不息地来探望他。这些水果太多了他就分给同室的病友吃，当然也少不了留着给老罗头吃。每逢午睡过后，他就眼巴巴地等老罗头来，老头一到，就会给这间没有生气的病房带来欢笑。

你还记得那首歌吧。鱼儿离不开水啊，花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老头又坐在他的床前，用手打着拍子轻轻地吟着。他说他记得那是他在小时候唱的那首歌，不过现在已经老掉了牙没人要听。——我看这歌词应该改一改，是共产党人离不开革命群众，现在的一些当官的太不像话，不为百姓干好事光想捞油水。老头不无严肃地跟他上起政治课，象在考验他的政治觉悟是不是和他们这些老布尔什维克合拍。他知道为百姓办实事是会让人

记着一辈子的。那年二组组长小黑皮 38 岁还光棍一条。他急人所急替小黑皮写了条征婚启事，托人在广播电台的空中红娘节目播出后，没几天就来了十多位姑娘的征婚信。——转业后我在浙江温岭一带当过七品芝麻官。这地方上的事儿可不太好管，一个县委书记兼县长，就是地方上的父母官，上要懂天文地理，下还要管鸡毛蒜皮，一切得从实际出发，从头老老实实在学起……。后来小四有了对象，谈得投机准备办婚事，可为了钱却愁容满面，如今市面上结婚非得有万元以上才能万事俱备，可小黑皮是个三光朋友，手中余钱不多。他知道后又主动找小四说：小四你别愁眉苦脸，你为队里出了大力，这次婚事我来替你想办法，一定给你办得又隆重热闹又节省开支。小四尴尬地搓着手：队长这不行不行，我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还要你队长包做媒人包办婚礼。他只是笑笑去找船长了。——当父母官可不易哪！开门七件事要你操心，生产还得紧紧抓住不放。春天忙春耕，夏天战台风，秋天忙收割，冬天搞水利，一年四季没个空闲……。老弟，在船上办婚礼那不行。咱这条船就是船员也没开这个先例，更别说外单位。那船长满脸带笑，可嘴里却一口封了。他只得从船头缠到船尾缠着船长不放：船长船长，码头大船从来就是一家，哪回你船靠上码头不是我的弟兄卸的货？没有先例就来他个史无前例，我保你这条“大海”号能上电视上电台上大报名扬全球。好吧，不过别谈了我的船期。船长缠不过他只得让步。行，这个航班我让你这条船提前开船。他拍着胸脯保证。婚礼那天阳光明媚，赤橙红绿的小轿车一溜烟地停在港区的空地上，电台，电视台，各大报的记者全让他请到了，赶巧交通部的头儿来视察，他就请头儿做了主婚人。——我喜欢往下跑，在那儿呆了七年，所有的山山水水都跑遍了，那里的村干部都叫我老罗不叫我罗县长……。他让队里的弟兄全部穿上新做的制服，一套崭新的牛仔装，个个显得精力充沛、青春焕发。部长高兴地称赞这种船上的婚礼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它将使我们的工人更热爱集体热爱自己

的工作。第二天，全市新闻机构报道了这条船上的婚礼，电视屏幕上还出现了船长的大特写。后来那船长神采飞扬地握着他的手说：感谢老弟你为我的“大海”号做了宣传。——临走那天，正巧开县三级干部大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县长让我跟大伙说几句，我一上台却没了词，想了老半天才对着麦克风说：感谢温岭的各位父老乡亲，俗话讲当官一场就得为民造福一方。可我老罗实在惭愧，在此七年为民建树太少，在此给诸位作躬了。说到这儿老罗头热泪盈眶激动无比。

又是夜晚又见夜黑。窗外星星点点的灯火如少女妩媚的眼波在江面上划动闪烁。马路上骚动不息的车轮辘辘声辗过震得病房摇摇欲坠。天花板上那盏黯淡的吸顶灯倦意浓浓地散发出它微弱的光线。他住院十多天了。可就是有一个没人来探望过他。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一听那熟悉的嗓门，他知道老罗头又来了。这老头，生的是心脏病，刚动过手术，医生再三叮嘱他不能多动。老头就是不听，终日穿着件风纪扣扣得紧紧的干部服，象首长似的这个病房看看，那个病房间问，所有的病友都和他打成了一片。眼下老头身上背着个沉甸甸的黑匣子，是个廿四小时心脏监察机，唱着《海港》中的选段进了门。一个病友：老罗头，老嫂子来看过你了，怎么不见你送她下去？嗨，老夫老妻的，送啥。是佳佳，他知道，此刻在他心中梦回神萦的只有她一个人。你从那里来，我的朋友，好象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邻床的半导体响着，让毛阿敏的流行歌曲无孔不入地灌进每个人的耳中。伟亮，你干吗不走，真的想在这条又黑又臭的老江边呆一辈子？！他明白，自佳佳如一只美丽的蝴蝶闯入他的生活中，一切都乱了套。轻点，半导体轻点，听老罗讲和老阿嫂的恋爱史。有人在叫。佳佳是他的夜大同窗，既聪明又漂亮，是个出类拔萃的现代女性。可没想到的是佳佳竟会看中他这个不起眼的男性。恋爱，我们那时

不叫恋爱，是革命工作需要。老罗头打趣着说。轻轻的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在毕业典礼上，佳佳为分手的同学们献上这首歌，眼中含着动情的泪花。接着他又收到了佳佳的来信，邀他出去走走。那天首长跟我说！小鬼，明天把脸上好好打扫干净，换一套新军服，我带你去见一个人。他去了，在外滩的情侣墙边，当他看着佳佳含情脉脉的眼神时，他明白了一切。那时我正在北京中央军校集训，晚上看歌剧《党的女儿》，我捏着一张票就进场了。伟亮，我要走了，去澳大利亚留学，我伯父在新加坡帮我把手续都办好了。一起走吧，凭你的才能，那儿才是你发展的地方。佳佳的眼波如火如荼热烈诱人，老江吹来的夏夜薰风带着她身上的幽幽香味使他不能自己。那时你们老嫂子还年轻，扎两条大辫子，也穿一身军服，是个中尉卫生兵。我一看，中，比想象中的强十倍。哈哈。病友们被老头诙谐的话逗乐了。他怎么也忘不了临分别的那个夜晚。佳佳打来电话，让他去她那儿。她父母都不住这里，小小的天地中只有他和她。吃了几杯啤酒，两人都不知说什么才好，只觉得头晕晕的，可谁也不敢冲破那道最后的防线。回来后跟首长一说，这事就定了。不过，我们可没现在那些小青年们这样开放，大白天旁若无人地在马路上搂着亲嘴，没结婚就先干那事儿了。我们可是正正经经的，连出门都保持一定距离。真那么老实，我不信。不信，你们可去问老嫂子。嗨，问嫂子有啥用，她还不是跟你穿一条裤子的。哈哈。又是一阵开怀大笑。——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你记得很清楚，当录音机里轻歌曼舞地唱起苏芮的《奉献》，佳佳她拉熄了灯，在黑暗中慢慢把滚烫的脸靠在你的阔厚的肩上，用她柔柔的手抚摸你浓密的短发，你的脸颊，你的脖子，解开了你衬衣的扣子。你把她紧紧地贴在怀中，心与心在一起颤抖。一辆重型卡车从街面上碾过，方向灯强烈的光柱透过窗帘的缝隙让你看清眼前的她是多么可爱。后来我们转业了。那是在广州军区开的会，我记得很清楚，36 军团以上干部全参加了。说是

传达中央军委紧急命令。我们齐唰唰地坐着。忽然，彭总来了，在台上向我们这批老兵行了个军礼：36军的老兵们，你们辛苦了。首长辛苦了。我们叫着，为了共和国的解放，你们南征北战吃尽了苦，我代表中央军委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为人民服务！我们齐声回答。今天，为了革命的需要，共和国将进入一个和平建设的重要时期，各地都需要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因此，中央军委决定，36军的全体官兵全部转业，希望你们以大局为重，做好转业前的思想动员工作，高高兴兴地到地方去，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那天你做了一个梦，你和佳佳一起到了澳大利亚，在那片开阔的绿色牧场上一起牧着羊，你还唱起那首歌：我愿做一头小羊，守在她身旁，愿她拿起那细细的鞭子，不断轻轻抽打在我身上……。那次会议后，我们含着泪取下了领章帽徽，送走了一车又一车生死相依的战友，来到了地方。佳佳走后，他也决定走了。离开这条生他养他的老江，出外去闯世界。他知道他和老罗头那代带兵的人相比，他更注重的是个体价值的实现，因为在他这代人的眼中世界是个地球村，中国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成员罢了。于是，他打了留职停薪报告，托熟人打护照办签证，让佳佳给他凑钱付学费，还去读了三个月的速成赴澳英语学习班。不过，他再也不敢跨进港区这所大门，怕见到手下的那班弟兄，过去是他信誓旦旦地在佳们面前夸下海口，他将和他们在老江边奋斗一辈子。

当！当！当！海关大钟传来了清晰的报时声，都十点了。可老罗头还不愿回房睡觉，在他边上又兴奋地讲起了他的传奇故事：我怎么也忘不了那些死去的弟兄啊！打柳和青那一仗，真惨，我们一团人打得光剩下一个连。他看过很多战争片《南征北战》、《黑血喋谷》，可总不如从老罗头那儿听来真实动人。那真是场恶战，全团上到团长，下到士兵，全打红了眼。当时的团长已换了，姓乌，是贵州人，蛮得很。一上阵就象夏伯阳那样不要命冲在头里。他有一匹枣红马，那天老是不停地嘶叫。我说：团长，这马老叫，你换我那匹骑